

七月话贯稻

□孙立

四十多年前,我插队在江南乡村。每年七八月份,正是酷暑高温时节,随着公社“战天斗地夺高产,打好双抢这一仗”的广播宣传,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拉开帷幕。老农说,一年干到头,苦不过“双抢”。而在这一时间段,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贯稻。

那时,脱粒机还没有普及,完全是手工劳作。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幅画面:两个男人,光着上身,肤色漆黑,一前一后,扛着一张乒乓球桌大小的贯桶,就像舞狮子一般,踩着精确的脚步腾挪跨越沟埂。贯桶深一米,上口大,下口小,材质是防水的硬质杂木。我也试着扛过,沉重的贯桶压在肩头,牙关紧咬,脚步踉跄,心里拎拎的,生怕一脚踩失,扭伤了腰

腿。贯稻把,是个出力的活儿。几个人围在贯桶四周,手握稻把,使劲地敲击一下桶身,随即抖落几下,好让稻粒滚落在桶内。一片稻田收获完,两人在前面拉,后面人推,齐力将贯桶往前拖。据老农说,以前贯稻是男人的活儿,女人不下田。贯稻时,男人全身赤裸,至多裆前挂一块布。现在,女人半边天,同样出工挣工分。

七月天,多是碧空如洗,不见浮云,太阳如滚滚燃烧的火球,稻田里的水被晒得发热,这是收割的好天气。在无遮无拦的田间干活,不一会便浑身大汗淋漓,汗流干了,皮肤表面结了一层白色的盐渍。我那时十六七岁,力气小,别人贯三下,我要贯五下才能甩干净稻粒。田里常常积水未干,泥泞湿滑,干一阵,稻叶屑子、污水淤泥沾

得满身都是,奇痒无比。干到快晌午,早上的二两稀饭已经挡不住饥饿,浑身的体力也消耗殆尽,有的社员心不在焉地挥动手臂,稻把上的稻粒在空中飞扬,洒落一地。我看了心疼,好不容易长熟收获,却如此糟蹋,太可惜了。到了中午,每人挑一担满满两箩筐、约一百三四十斤的稻谷收工回去。

劳动间歇,队长会派人从镇上挑来两大桶井水,水里放些糖精。那井水凉凉的,甜丝丝的,很是上口。有一次,队里有两人打赌,看谁喝得多,赌注是一块月饼。有一人喝下十大碗,捂住肚子喊难受。有经验的老农叫他赶紧干活,要出汗,否则凉气窝在体内,会发大病。离开乡村后,我再也没喝过冰凉、甜甜的井水,那似乎是强体力劳动的专属需求品,那份感觉,我

更希望留在幽深的记忆里。

第一天贯稻干下来,我的手背像断了似的,浑身酸痛,人瘫软在床上,连吃饭的劲也没有。以后,每天出门上工,面对明晃晃的天地,我的心头不由得笼罩了如临深渊的畏惧之感。一个“双抢”要持续一个多月,到收尾,我的肩背被晒得脱掉一层皮,脱皮时,皮肤起皱剥落,黑白斑驳,又痒又疼。当插完了最后一把稻秧,望着绿油油的秧苗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起伏时,我禁不住长吁一口气。不知种田苦,怎知稻米香。

如今,贯稻这类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方式,已经在田野上消失久远。尽管还会有人为此唱出动听的挽歌,然而那份艰辛,却又令人感叹。或许,经历就是财富,当年的苦楚砥砺我日后的前行。

雨巷

□宋鲁宁

江南的梅雨季的雨就是这样,暴雨倾盆,绵绵不绝。到江南多年了,早已司空见惯。下夜班的我不愿再吃单位食堂的早饭,于是决定到城南的武定门吃碗“鸭血粉丝汤”。

走出地铁武定门站,走在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三七八巷,撑着一把雨伞,走在弯弯曲曲的窄得不得撑伞的人相向而行不得不往一旁略微谦让的雨巷中,看着熙熙攘攘满巷的人流,虽然也想到了戴望舒的《雨巷》,但是在这样的雨巷氛围里,我是看不出“雨巷诗人”那浪漫雨巷情思的。

相反,我发现了雨巷的另一种美。雨巷两边全是卖食物的摊位。有卖水果的,有卖蔬菜的,有卖肉的,有卖鱼和河虾的,卖禽蛋的,卖烧饼的,卖白兰花的……真是应有尽有,热闹繁华的场景堪比《清明上河图》。各家摊位前,顾客三三两两地排着队,大雨小了一阵

酢浆草

□陈俊

在沿河公园的紫藤架下,有一小块酢浆草,开着红色细密的小花,仔细看,叶片比铜钱小,有六个瓣的裂口,其实是三个瓣,那两个瓣连在一起像两个连体的婴儿,又似一只夏天用过的小蒲扇。小小的花,俯身细看,五个花瓣像五个小小的叶轮,花形与白色的夹竹桃有些相似,但小许多,颜色微红,发着绸缎一样的光,蕊心有淡黄色的缨穗。

一场雨后,酢浆草低着头,眼睛红红地想着心思。天空离它们远,它们便不朝天看,目光侧向地面,仿佛沉在一种怀念里。花的顶端和叶片上沾着一些不落的点点细小的雨珠,有灌后的清丽和雨润的光泽。

开始觉得酢浆草有女性的柔美,有小情调,但后来又觉得它更有男性的阳刚,有大境界。曾在网上读到一个以酢浆草为名字的博客,博主是一位男性高校教师,想来他也是

此刻又变大了,但是人们依然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买与卖。

在雨势渐强的雨巷中正向着那家著名的鸭血粉丝店缓步走去,迎面看到一位年龄蛮大的妇女低着头佝偻着背正吃力地提着两袋菜朝我走来,她双手占尽已经无法打伞。两袋菜很重,她的两条胳膊已经被垫得溜直溜直,雨水已经打湿了她额前的白发并挡住了她的视线。当她把一袋菜放到地上暂歇并抬起头就势把白发往后捋顺时,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母亲也看到了我,笑着说:“这么巧。”我却笑不出来,近距离目睹母亲买菜的情景,才知道母亲买菜的不易。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没听她抱怨过买菜这类事。

母亲陪我吃过鸭血粉丝汤后,我拎起两袋沉甸甸的菜,一路走一路感受着母爱的分量。满头白发的母亲,为我撑着雨伞,一路都在微笑着看着我。

看中酢浆草的品格的,他博客主页上摘录了一首包拯的诗作为座右铭。是包拯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书端州郡斋壁》。包拯曾在端州任知州,据宋史记载,端州因出产“端砚”而闻名天下,常要向宫中进贡。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机会额外索取,以赠权贵,数量有时超过进贡的数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严格按进贡数制作,自己不持一砚归。“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首诗写出了包拯一生为官做人的清心和直道。

自从认识了酢浆草,我在路边野地就常看到它的身影。它像一个默默而有韧性的爱着你的人,不给你负担,不向你索求,没有炫彩或艳丽,甚至你闻不到它的芬芳。但它却始终如一地守在你经过的路边,守住它小小的火把。

我从野地里铲了一小盆酢浆草放在办公室桌上,我要天天守望着这夏花的淡红、清心和直道。

微观

○○○

电影和甜点

辛夷

看电影和吃甜点,是我的两个爱好。这两个爱好之间,似乎是有联系的。电影是造梦艺术,坐在黑暗中,时间和空间都在转换,对,就那么一两个小时吧,迷失或沉醉都无妨,灯光亮起,回到现实中,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甜点呢,一小勺一小勺地把甜蜜从碟子里移到胃部,一种喜悦就人为地制造出来了,有时候,是真的需要这种喜悦的,比如孤单的时候,又比如忧伤的时候。

电影一部接一部地看,甜点也总是四处寻觅着吃,对这两件事,我心里是一直藏着一头“饕餮小兽”的。不过,以前年纪尚轻的时候,我会放纵这头小兽,现在的我,却总是把它藏得很好,偶尔带出来溜达溜达,能领会到的是节制带来的乐趣。

同一件事做得时间长了,要求就在提高,选对一部好看的电影和吃到一款对味的甜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变得谨慎、挑剔起来。

和谐一路

李成林

6月10日,我坐火车回老家探亲。虽不是春运时节,火车还是很挤,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硬座票。一路上,但见回乡的旅客们携妇将稚,在过道上或站或坐,车厢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连洗漱池上也有人坐卧。平时坐公交车,见了妇幼老弱病残,让座已习以为常。在这火车上,我要开始长达几十个小时的长途旅行,真是非同一般的辛苦了。见同行旅客没有座位的无奈与艰难,我亦万般纠结:让吧,为难;不让吧,也难为人。偶尔离座去打水上厕所,那些没座的旅客见缝插针地坐上了我的座位,见我归来又赶忙起身。

不好让座,还是可以借座的。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我坐一段时间,每每借口打开水、上厕所,离席磨蹭一两个小时再回来。独坐坐不如众坐坐。这一次次的借座让座,在千里长途上坐出了一路和谐。待我到站,帮我提行李、送我下车的旅客争先恐后。我走下月台,车窗内满是手挥目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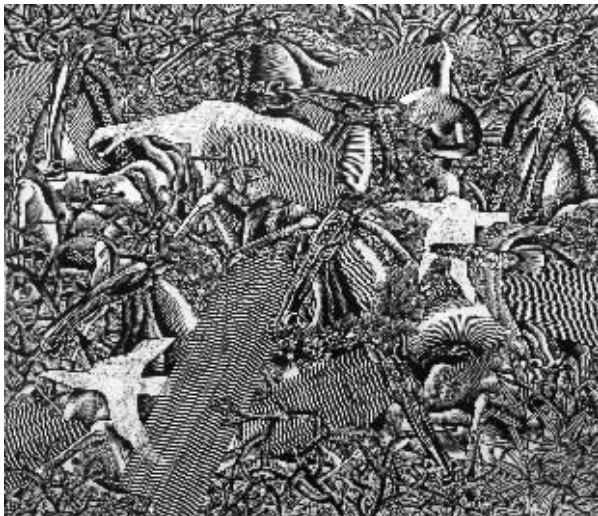
上路才有同行者

钱浩宇

表妹大学毕业后,发现工作很难找。她有心想自己开一家公司,但苦于没有合作者。一个人干,实在顶不住。看她如此犹豫,我便这样对她说:“孙悟空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猪八戒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沙和尚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白龙马也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所以,要碰到可以与你一路同行的人,你必须先上路。不是有了同行者才上路,是因为你在路上才会有同行者。可惜啊,好多人把这个道理想反了……”

表妹听得若有所思,说:我懂了。从此后,表妹忙了起来,她去应聘了一份工作。在工作中,把保持公司正常运转的一切都学到了手。同时,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个可以一起创业的同事。两个人一拍即合,一起辞职,合作开起了公司。公司很快就步入正轨。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



《甘南印象》黑白木刻 李青

风痕

□孔繁勋

在我过往的人生经历中,曾有一段在海军南海舰队当水兵的历史——北部湾、西沙、南沙的每一朵浪花,每一个岛礁,它们都一一存留在我的记忆画面里。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常跟随舰艇出海巡逻,蓝色的海面一望无际。无风时,波平浪静,大海如同镜面悬挂于天边。而每当海风吹过,便会在海面上掀起白色的波涛与七彩的浪花,它们一阵阵、一层层、一圈圈,由近及远,由浓到淡,涌向天边,在海面上留下一道道、一排排深深浅浅的痕迹。如今,无论我行走在都市街头,还是徘徊于乡村田野,各种各样的风,总会不断地向我吹来,拍打着我的思绪。虽然那一阵,这一阵风,吹过去了,但其痕迹仍然清晰可目,常常引起我一串串遐想与思考:它是弄海人留下的足迹,它是你我虚度光阴时种下的叹息,它是雄鹰飞越天空时投影下的轨迹……也许,随着光阴的流逝,很多东西都随风而去了。但雁过留声,风过有痕。风痕,这一意象,便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思考中、诗意思里了。

回到现实中,风痕之形、风痕之迹和风痕之意,乃无处不在。我曾经历过盛夏时节的风暴噬掠,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这是台风横行留下

的痕迹;我曾看到过和风细雨的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梨花满树,这是春风化雨后留下的痕迹;我也曾感受过情意绵绵、心花绽放的恋爱季节,这是恋人间的心灵碰撞、和风滋润后留下的痕迹……其实,这些有形的、无形的东西,虽然时过境迁,随风而去,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存留在岁月的风尘里,存留在波涛翻滚的浪花里,刻划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在风过万物的低语声中/许多故事被拆散、驱赶,直到消失”,甚至还留下一些“回声”。

如今,当我从散文天地,走进诗歌圣坛,每当提笔思考、写诗的时候,那些逝去的“回声”又一个个鲜活起来,那些存留的“痕迹”又一个个清晰起来,他们一一走进我的视线,走进我的心灵,敲打我的心房,长成我诗行里的意象。因此,我一直相信,风虽无形,但留有痕迹。

因为诗的缘故,在日常生生活中,我开始重新观察事物、思考人生、感悟生活。这时,周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景一物,等等,开始不同于以往,它们在我的眼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有了诗情画意,有了生命灵动,也使我生发出很多丰富的联想。

诗是一盏灯,照亮了远方。我会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